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与方法^{〔*〕}

○ 吴 恒, 刘 勇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全球化是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现象。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扬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雏形和分析架构,在《资本论》三大手稿以及晚年思想中丰富和完善了其历史地平和现实地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方法,是我们认识、分析全球化现象过程的思维之境。全球化的趋势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化,而是实现人类解放主题的必要过程。厘清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准确认识全球化进程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承继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和分析社会演化规律基础上而获得的思想体系,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内在的理论规定性,包括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根本动力、基本途径和显著特征以及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等等,由此构成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当前,面对着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全面认识和准确厘清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推进全球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

作者简介:吴恒(1982—),哲学博士,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刘勇(1974—),法学博士,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710031)的阶段性成果。

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

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萨托里所言：“与‘世界历史’概念联系更为紧密的也许只有黑格尔和马克思，而不是其他任何人。”^[1]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辩证吸收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黑格尔是在《历史哲学》中集中阐述他的世界历史观的。在书中，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理解为理性与精神的展开和实现。他指出，世界历史是由理性和精神所统治的，理性和精神的展开和实现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2]理性就如一粒包涵树木、果实一切色泽和材质的种子一样，内部蕴藏着历史及其发展的一切，包括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理性借以展现和实现自身的场所和方式，理性是世界历史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不仅如此，黑格尔在书中还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他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纵横联系的广泛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有机整体，“这种过渡和联系使我们达到全体的联系——达到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概念。”^[3]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世界历史的整体，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世界历史的“器官”。此外，黑格尔还进一步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即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和理性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又是精神和理性的展开和实现，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逐步实现自由的过程。

黑格尔从哲学的高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但是，黑格尔将世界历史视为精神和理性的产物，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不但没有在实践中对现实世界及其发展做出彻底的揭示和预测，而且还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辩护的倾向。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辩证吸收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和发展为客观依据，立足于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重塑了世界历史的概念，形成了系统而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

关于“世界历史”概念的经典阐述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的，他指认：“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4]在这里，马克思描述了世界历史的三个基本规定：第一，世界历史在本质上是生产力的世界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完善、民族之间劳动分工的消灭和民族之间劳动关系的加深是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根本原

因。第二,世界历史形成的最基本途径是在空间上不断扩大人类生产和交往实践的范围,将各民族之间的封闭状态彻底打破,实现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广泛交往,促进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世界化。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人类历史逐步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第三,世界历史的最显著特征是各民族之间建立广泛、深刻而紧密的依赖关系。由于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被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加深了,各个民族之间建立了更为深刻而广泛的交往关系,这使得各民族之间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需要也显得越来越紧迫,人类历史越来越具有世界历史的特征。

在科学阐述“世界历史”概念及其特征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又先后在上述著作及《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分析了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之间、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发明了先进的交通工具并开拓了世界市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人类历史在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甚至还将形成“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6]。因此,资本主义时代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生成的前提,世界历史的生成和资本主义的延拓相互交汇,这是生产力发展这一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

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发展是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世界历史终归不属于资本主义。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历史仍然是人的发展不全面、不自由的阶段,即“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7]。真正的世界历史应该是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历史条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8]也就是说,人类解放行动在客观上就是一个世界性命题,而不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人物,人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求得整个人类的繁荣与进步。^[9]随着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对人的异化、打破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束缚、促进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而推动世界历史不断深化。“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0]

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历史的阐发,跳出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窠臼,正如他自己所指认的那样,“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

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1]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将世界历史建立在了牢固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延展

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采用“全球的”、“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历史性的”等世界历史的思维视镜来描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和历史趋势,采用“全面的”、“普遍的”、“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等世界历史的分析方法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思想起点和理论雏形。那么,在《资本论》三大手稿以及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论著中,马克思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的“人脑解剖”、史前史的“猴脑解剖”以及以俄国村社如何从“次生形态”向“再生形态”的分析论证,进一步延展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整体骨架。

在《资本论》三大手稿中,马克思拟定了六个分册的写作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2]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马克思并没有能够完成“世界市场”分册的书写,但在散落于《资本论》三大手稿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之维,揭开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动力和趋势。体现在:

第一,世界市场作为世界历史生成的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等方面的限制,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基本上都是在民族区域范围内进行的。随着15世纪中叶开始的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由于资本和大工业发展对市场提出不断扩大的需求,一方面使得旧的生产方式因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而逐步趋于崩溃,从而形成了适应其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生产力又驱使资本在占领国内市场以后,奔走于全球,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用廉价的商品和雄厚的资本把一切民族都卷入了世界市场。资本已成为“创建世界市场的趋势”的主要推动力。^[13]

第二,世界市场作为世界历史延展的动力,即使生产力获得空前增长,又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内贸易——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日益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巨大力量,这种历史趋向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上适应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他这样写道,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

间。”^[14]由此，“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5]

第三，世界市场作为世界历史延展的结果，既造成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也成为社会主义诞生的时代坐标。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的总体中，危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危机，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推向了一个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危机将集中地暴露出来。^[16]虽然资本主义往往通过国际贸易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把矛盾推向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但“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越来越少了”，所以“危机……来得愈频繁和愈激烈”，^[17]资本主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围绕俄国村社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晚年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复信草稿以及和俄国政治活动家的大量通信中。如果说，《资本论》三大手稿是马克思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生成、延拓及演化的考察来揭示世界历史的基础、动力和结果的话，那么，上述著作所形成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通过对以俄国村社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发展来完善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和逻辑地平。可以说，离开了世界历史理论，就不可能有“东方社会理论”；同样，离开了“东方社会理论”，也很难准确理解世界历史理论。具体而言：

第一，俄国村社的一切未来走向都取决于其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的发展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村社摆脱了牢固而狭隘的血缘关系，扩大了对外交往实践，保持了原有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使得村社具有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耕地的小块经营和产品的私人占有，虽促进了个人发展，但也使平等遭受破坏，并促使村社趋于解体。“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8]

第二，俄国村社获得新生的经济条件在于其从属于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所以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东方新路，关键就在于俄国村社“恰恰又处在现代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9]换句话说，俄国村社获得新生的经济根源在于能够通过世界市场吸纳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进行经济再造，使之摆脱原始特征，建立起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公有制高级形式。

第三，俄国村社获得新生的政治条件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俄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以俄国革命和西欧国家同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完成从“民族历史”向

“世界历史”的最终转变。马克思认为,单单是俄国公社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要实现俄国社会制度的“跳跃”,“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20]

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对于“全球化”的准确定义,目前学术界仍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人们共同认可的是,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要态势和普遍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活动在空间范围上逐渐覆盖全球,并且全球性组织及其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越来越强。尽管全球化浪潮在马克思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才出现,但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概念对于当前的全球化具有深刻的阐释力和长远的指导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命力和当代意义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正是在全球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理论这一结合点上,产生了种种问题与困惑,才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受到新的关注,得到新的认识和理解,以致具有一种新的理论意蕴。”^[2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认识和分析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首先,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同样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现实,且“受制于资本逻辑的作用”,^[22]当前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经济方面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主体性内容。因此,全球化绝不是某一理论家或政治家想象出来的事物,更不是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策略。在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看,全球化就是以经济发展和物质交往为先导的并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有机体要素在空间上向世界范围的扩大和延伸。正是这种空间结构上的“复杂性”决定着“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持续性”。^[23]但是,在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又是十分晚近的事物,而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就出现的,全球化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属于人类的当代生活现象,属于世界历史的当前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且它隶属于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整体过程。因此,积极融入全球化是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任何否认全球化的客观存在性、否认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性,置身于全球化之外的做法都必将遭到世界历史的抛弃。

其次,全球化促进社会的进步,在“世界市场”的刺激和推动下,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世界历史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本质上看,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结果。也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生产领域的扩大和社会交往范围的延伸,“商品、服务、劳工、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24];与此同时,全球化又有利于“商品、服务、劳工、资

本、信息”等要素在全球化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加强了国际间的合作和交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世界的文学”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全球性的有机系统,使得各民族国家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并实现更大的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交往广泛延伸的推动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本民族的基本状况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还取决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交往能力和水平。相对于过去各民族国家的封闭、孤立式发展,全球化的开放式、共享式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25]

第三,当前的全球化仍处于世界历史的特殊阶段,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内部矛盾丛生,从而“不可避免”地推动着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转变。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最初是由资产阶级发起和推动的,当前的全球化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也是当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在这样的全球化体系中,全球化内部仍然充满着矛盾、斗争和冲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公平现象仍广泛存在。仍如卢森堡所描绘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它的作用范围已“扩至整个世界”,而“一旦整个世界沦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积累将导致其走向崩溃。”^[26]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铲除自己存在基础即自我毁灭的过程。”^[27]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存在的暴动”不会熄灭。“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资本规律激化了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并使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无政府状态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远在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到来之前,就必然导致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存在的暴动。”^[28]推进全球化向着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方向发展,是人类历史向着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经阶段和过程。

正如世界历史是由资本主义开启但最终并不属于资本主义一样,尽管当前的全球化由资本主义所主导,但全球化发展的未来趋势绝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世界资本主义化,全球化发展的未来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这对于“东方社会”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要在世界市场、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发挥历史性作用。因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融入世界、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我们强调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既不是走老路,也不是走隔绝资本主义世界之路,更不是走脱离世界文明之路,中国的发展必须积极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和资本主义先进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延展的历史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转变的新路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谷底,世界历史基本由资本主义主导,面对“历史终结”的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和发展,使得世界历史不仅只有资本主义一种形态,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和竞争,这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开启了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新路径。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持续地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已经汇入并积极融入世界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持续地通过世界市场发展生产力,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注释:

[1] Prasenjit Duara, Viren Murthy, Andrew Sartori.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Wiley - Blackwell, 2014. p. 197.

[2][3] 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47、113页。

[4][5][6][7][8][10][11][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89、276、277、89、89、87、89、363页。

[9] 韦定广:《“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146页。

[12][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52页。

[13] 席大民:《普遍交往论和世界历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5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页。

[16] 郭广平、海娜:《马克思重视工业史和商业史的哲学意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76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4页。

[21] 丰子义:《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期。

[22] 马俊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23] 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24] 杨学功、孙伟平:《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25] 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50-251页。

[26] Massimo De Angelis. *Marx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continuous character of capital's "enclosures"*, THE COMMONER N. 2, 2001.

[27] 王南湜:《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28] 卢森堡、布哈林:《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8页。

[29] 朱荣英:《当代马克思主义多元出场视域的学理动机与意义缺失》,《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责任编辑:嘉 耀]